

成·长·故·事



我终于启口讲出了那些埋在心底的伤心事  
因为我好想走出它们的阴影

——故事主人公

我郑重地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实录献给读者  
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拥有青春的亮色

——编者

莫愁姐姐 主编

# 流泪的花季

下

中国 28 名中学生  
成长故事口述实录

大众文萃出版社

成·长·故·事



我终于启口讲出了那些埋在心底的伤心事  
因为我好想走出它们的阴影

——故事主人公

我郑重地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实录献给读者  
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拥有青春的亮色

——编者

莫愁姐姐 主编

# 流 泪 的 花 季

下

中国 28 名中学生  
成长故事口述实录

大众文海出版社



流  
泪  
的  
花  
季



## 15 九月的天空,有没有车来车往?

---

■薇 薇

我扶着白霞,含泪问道:“你现在最想得到什么?”白霞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难得的红晕,她低声说:“还从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花呢,我真希望看到那种像火一样红的玫瑰,希望有人送我,今生是没有希望了……”



九月的黄昏，我总想仰望天空，仰望那像燃烧着透出与生命抗争着的一丝丝霞光。在遥远、宁静的天穹中，仿佛又听见城市的喧闹声与急救车刺破人心的急呼声。与此同时，仿佛又听见白霞踏着台阶，步入天堂的脚步声……

九月是充满丰收喜悦的季节。火车站旁高高悬挂着“X学校，欢迎你”字样的宣传牌。坐了整整一天的车，看到学校前来迎接的车我已顾不上旅途的疲惫。匆匆下车，又匆匆上了校公共车。与此同时所有学校的新生争先恐后地簇拥成一团，在狭小的车门旁较量着。教师的编排声、家长的训斥声、学生的叫喊声混做一团。此时，早已坐在位置上的我无心再观看这热闹的场面。随意向窗外望去，一位身穿白色牛仔装、脚穿白色运动鞋、面孔苍白的女孩，正以疲惫的眼神望着我。我打开车窗，友好地说：“你好，上来吧。”她轻轻摇着头说：“我也许上不去，我坐计程车吧。假若新生点名，先帮个忙！我叫白霞，洁白的白，云霞的霞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她转身已上了计程车，渐渐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。

大约十几分钟之后，校公共汽车又来了一辆，我们的这辆车才缓缓开走。真为白霞惋惜，要是稍等片刻，不也一同回去了吗？望着家长们彬彬有礼地上车，所有的学生脸上不觉泛起丝丝红晕。有些开朗的学生说：绅士风度在脚下，女士优先成废纸！各位，在下失礼了！拖着长长的腔，挤眉弄眼。全车的学生们，才开始频频相告姓名等等。车在友好的气氛中，终于驶向学校。



下午，新生报到。学生科主任一个个念着每一位学生的名字，按专业分排着，而后我们又以麻利的速度，进入新生宿舍楼。在宿舍的门牌上终于找到了我的名字与编号。同时，还发现我与白霞还是上下铺，真是上帝的安排！

“My Good！”匆匆整理完东西之后，便躺在床上休息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白霞疲惫的眼神正目不斜视地望着我。我起身微笑着说：“终于回来了！”她浅浅一笑说：“真是有缘，我们相逢又共室。”

我点头，顺手拿着毛巾给他说：“洗洗吧！”她却摇摇头向上指指。天哪！这简直不可思议——雪白的毛巾、雪白的蚊帐、雪白的床单、雪白的枕套、枕巾——全是雪白！一切跟她一样雪白！这是白霞给我的第一印象：纯洁、洁白！

## 二

紧接着学校组织军训。每天早上七点整在大操场集合。迟到一分钟围着大操场跑一圈，迟到三分钟围着校园跑一圈。迟到五分钟，从新市区跑到沙区。得到军令后，同学们叫苦连天。军训就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着。还好，第一周与第二周同学们表现得都很好，每天这种紧张有节奏的气氛使我们倍感充实与快乐。

可不幸的一天还是来了。随着训练的一天天加深，我们短跑、小跑、远距离跑已成小菜一碟。最要命的是体能达标。第四周的第四天，我们宿舍全体在吹号五分钟之后还未集合入队。睡觉真是一种最好的奖励，当王青第一个睁开眼睛，喊醒我们时，我们都傻眼了，同时有欲哭无泪无助的感觉——我们完了！

正在六神无主之时，只听咚咚的敲门声。我们六人互相交换着眼神，望着白霞镇定地去开门，我们都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，做好了心里准备。一切早已置之度外。只见训练队长怒目圆睁，在这种擦根火柴就能着火的空气里，我们互相听得见彼此的心跳。正在这时，白霞一个标准的立正：“报告队长，女生宿舍六人全部迟到，甘受军纪处罚。”然后猛地转过身，列队出门。到大操场之后，所有的同学用异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们。白霞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围操场跑十圈，开始。”话音刚落，白霞已一马当先，做起先锋。我心里想：白霞，咱能吃得消空腹跑？一圈可是1400米呀！但说出去的话，已成定局，没招！只能如此。

如同英雄，六人一圈又一圈艰难行进着，六十一位同学为我们呐喊加油。一个掉队了，接下来是二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最后，只剩下我与白霞。腹部的疼痛，腿像注入铅块，举步艰难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天旋地转之中，只听见耳边传来热烈的掌声，迷迷糊糊中，白霞继续着她的最后半圈……当我醒来时，发现与白霞并排躺在校卫生所里的病床上，看到白霞更加苍白的脸，不禁一阵心痛。白霞幽默地说：“小薇，咱们像布尔什维克吗？”我痛快地点头。

三天后，我俩从校卫生所搬回了小宿舍。宿友们为我们接风喝彩，告知三天内的情景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：我们的队长，受到了上级的处罚，只有我和白霞对此事表现得不是特别敏感，白霞对我说：“其实，队长也是无辜的。”此次事件发生之后，白霞给我的第二印象是：有强烈的上进心与责任感！



### 三

一个月紧张激烈的军训生活结束之后，我们已对学校熟悉多了，对外界认识也加深了。我们拥有六十七个学生的班集体，在军训过程中，已融为一个大家庭。当告别军训生活之后，我们又开始文化课的学习，脱去了迷彩服换上便装。白霞依旧是一身雪白。她的天赋很高，能歌善舞，舞文弄墨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受到班主任的好评。不久，校学生会、文学社邀请她加入，主管文娱和诗词创作。她欣然接受，在班里任语文课代表的我，也被班主任推荐入了文学社，主管阅稿与编辑。这样下来，我与白霞不但是好朋友，而且还是好同事呢！在学习上，互帮互助，共同解疑答问。在工作上，我们共同创作，共同探讨，在学校里，一次一次受到表扬，掌声伴我们一次次出刊，赞语伴我们一次次收获与欢笑！但我们从不骄傲，从不言输。我们学习的热情、工作的热情，鼓舞了全班同学，全校的流动红旗一直飘扬在我们班，飘扬在六十七位同学的心中！

在两个月学习生活中，全班创下建校以来的一大奇迹：流动红旗一直在我们班飘扬！全班同学为之自豪为之骄傲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白霞真是完美的化身，这是我的第三印象。熄灯时分，悄悄问白霞，最大愿望是什么。白霞眨巴着眼睛，调皮地说：“活到九十九。”我俩笑成一团。我故作认真的说：“白霞，让咱们三十一位勇士去冰川雪原采雪莲熬制长生药吧！”

再有整整一个月，第一学期就要放假了，每个学生都进



入了紧张有序的复习当中。学校所有的活动暂停，周末可以稍稍轻松。我提议，全宿舍去洗澡。几分钟之后，我们“三光棍”的姐妹们杀进澡堂，一起嬉戏，搅得澡堂的人差点眼珠子蹦到地下！然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回到宿舍评判一致认为：白霞白得吓人，皮肤上密集红斑而且还瘀血。大家让白霞去校医处检查，可她却执拗地说：青春痘，正常现象……

澡堂事件之后，已经到了元旦时节。同学们互相祝贺，遥寄祝福。晚间学校组织舞会以系为单位在礼堂举行。全校同学必须参加，而且女生可以化妆，这简直是一大解放。汇聚之后，女生们打扮得像朵花，男生们像个绅士，随着音乐的响起，灯光的设计、礼堂的装饰，像仙境一般，各个班级按预定坐好。全校的师生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们倍感集体的荣誉，倍感集体团结一致的温暖。舞会终于开始，舞伴双双步入舞池。外班的男生问：“要不要捧个场啊！”鬼精灵道：“承蒙关照，这种赞助免了……”一番话，惹得大家哭笑不得，真逗！这是我与白霞玩得最快乐的一次。

快乐转瞬而去，不幸的事终于来临了！

第二天，我从姑夫家回来，见宿舍围了一大堆的人，忙向前问，才知：白霞不小心摔跤，鼻子血流不止，正准备上医院。望着血流如注的白霞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急匆匆把她送往医院。下午鼻血早已止住。但医生说要会诊研究，我心里想，这不是小题大作了吗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办公室，我向医生解释说学校马上结业考试，希望麻烦不要太多。

医生沉默片刻说：“凡事要镇定自若，能做到吗？”突然之间，我预感事情的严重，镇静地聆听着医生的招呼。医生拿着



病历给我，看过这草草几个字，如五雷击顶，不敢想像发生的一切。猛地转过身，摇着医生，无济于事。

病魔给白霞判了个白血病。我瘫软地坐了很久，所有的一切像是做梦，整个世界都不真实起来……

第二天，学校发了电报给她的家长，并且一再强调，不许同学们表现出伤感与失落，隐瞒病情。这似乎很不通人情，然而同学们像演戏似地度过三天。第四天，白霞的父母来了，他们比我们预想的要坚强。白叔叔是个军官，对我们很和蔼可亲。白阿姨却非常虚弱，泪光闪闪……学校提出一些充分理由让白霞回家休养，并且提前考试结业。送白霞那天，全班同学一同挤到校公共车内，白霞坐在我的旁边，我们共同回忆着初次相逢。白霞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与缘，你我同班同室同心同德啊！”此时我再也忍不住那一汪蕴了很久的苦水……

#### 四

转眼白霞回家一周有余，在这一期间我给白霞写了十几封信，向白霞告知校、班内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同学们心照不宣谁都不提不问白霞的近况。期末的结业考试终于结束了，同学们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望着校内渐渐稀少的人群，心中总想：“这世界充满了悲剧色彩，我的世界充满伤感与孤寂。”独自一人散步，独自一人流泪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又一次来到了收发室。冷冷的空气中从信箱中透出一丝温馨。望着这特大的贺卡，望着这熟悉的字迹，高兴地跑进宿舍一一相告这特大的喜讯：白霞说身体状况不错，正在学习计算机的有关知识！



漫长的寒假终于结束，送去惨白的冬天迎来了充满生机的春天。春风微拂，阳光普照大地。同学们相拥相聚，倾诉着寒假的生活与寒假的乐趣。白霞的家人告知说：“白霞病情恶化已住进医院……”这无疑对我们是个打击，我思索着，想为白霞父母解决一些实质问题。晚自习时，我把我的想法向大家谈了一下，没想到全班积极响应，一致认为只有捐款。作为白霞好友的我，无比感激无比自豪。有这么多爱你关心你的同胞，白霞你还有什么遗憾？还会有什么孤单呢！这件事办得很顺利，仅在我班就有二千四百元的捐款，外班捐款也不少，同时还有未署名的捐款，其中教师与其他各系学生也纷纷慷慨解囊……

一周之后，白霞来了封信说，他不仅收到了金钱，而且还收到一颗颗滚烫的心，可是她同时仍寄回了一万零一百二十元钱。她觉得这份礼太重太重……通过电话再三劝阻，白霞欣然接受了我们赤诚的心。同时还告诉我们她已完成计算机二级考试，她还打算来教我们呢！我们为她宏伟的计划，等待着、盼望着……

这一学期显得无比漫长，学校每一天都充满了生机与青春，文学社与学生会仍然热闹非凡，仍然红红火火，然而我的世界是多么黯淡凄然，多么盼望正与病魔生死博斗的白霞健康地、欢快地向学校、向班集体走来，走到我们的身边啊！第二学期就在期盼中度过，我们每天都为白霞的健康而祈祷！

## 五

暑假过后，又是一年金灿灿的九月，这是一个载满丰



收、载满汗水的美好时节。正当我们在车站迎接新生进校时，白霞弱不禁风地飘到我们身边，就像当年一样，微笑着对我们说：“能把我这个掉队的‘小红军’拉回队伍吗？”我们擦掉五味的泪水，长长地放了一挂鞭炮。旅客们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们，只有我们知道这其中的深刻意义。为了迎接这个特殊的“新生”，学校特意多派出一辆公车。

白霞在学校的两天，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，每日靠输液和输血度日的白霞，已近与生命握别了……

次日，她的父亲乘车匆匆赶到，白叔叔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小薇，这是白霞的最后心愿，她一定要来看看你和同学们，我开始不让她来，怕她累。你是她最好的朋友，我就告诉你吧，医生说她没几天光景了，尽量满足她的愿望吧……”其实，白叔叔不说我也知道，白霞是来告别了！向她眷念的校园、朋友和同学告别！从她的脸上，看不出太多的悲哀和痛苦，她和每个同学说说笑笑，她以超人的毅力，度过一天又一天，一分又一分，这是多么艰辛啊！

只有在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时，白霞才流露出内心的悲哀，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小薇，澳门要回归祖国了，别忘了，咱们文学社要为澳门回归特设专刊。我还写了一首诗，在回归那天，我们共同朗诵好吗？”我只有点头，我恨自己不能帮助她。白霞接着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毕竟是光明比黑暗多，幸运的比不幸运的多。老天是有眼的，我们都要珍惜生命、珍惜时间，好吗？”说着，白霞轻轻帮我拭去泪水，握着我的手说：

“我最大的愿望是毕业之后去偏远的西部教书育人，把毕生所学教给下一代，可是……”我禁不住失声哭出来，白霞笑着反复安慰我：“别哭，人才多着呢，也许我还不够



资格。”

我握着她的手，抽噎着说：“不，你最有资格，因为你有一颗奉献的心，你能成为最好的老师，一定的。”我声音稍微平静些：“白霞，不说以后了，你现在最想得到什么？”

白霞沉吟着，苍白的脸上竟然掠过一丝难得的红晕，她低声说：“还没有人送过我玫瑰花呢！我真希望看到那种红得像火一样的玫瑰，希望有人送我，今生是没有希望了……”我心里暗暗说，白霞，你会得到的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爱你的，你这么美好，值得所有的人爱。

我把这个小秘密给班长讲了，班长迅速在男生楼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我为此次行动忐忑不安，不知是喜是忧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白霞父亲要送她回家了，我们明白，这也许就是最后的一面了，是命运让我们面临这生离死别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死神从我们身边把她拉走！我们几个女生簇拥着白霞向校门口走去，走到校门口，我们一起止步。

在校门口，文学社社长——“酸夫子”柳小风正站在九月的晨曦中拉着小提琴，那是他自己谱的曲，动人的旋律在空中飘扬。他的身边还放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！那真是一大束玫瑰，上面的露水珠射出无数的光芒。曲终，柳小风放下小提琴，捧着一大束玫瑰走向前来：“一束鲜花为你增添芬芳，一颗心为你永远跳动……”“酸夫子”的话还是脱不掉酸气，但此刻听来，令我们五脏俱损！

而在他身后不远处，班上所有的男生西服革履，列队而站，每个手里都捧着——一束红玫瑰！班长高明华站在最前面，他认真地说：“白霞，别看我们这些牛粪，看这是三十五束鲜花，送给你！你不要害怕，你永远不会孤独！”我手中的白霞的手在颤抖，我怀中的白霞的身体在颤抖，我们目送着白霞坐在玫瑰花



流 泪 的 花 季



中,乘车而去……

白霞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同学们,但班里依旧有白霞的位置。夕阳时分,我喜欢看最后一抹云霞,因为白霞悄悄告诉我,那是她的化身,那是毅力与命运的抗争!

九月的天空,车来车往……



## 16 陌生的城市

---

■钱志伟

我掏出录取通知书：这就是我进入城市的门票吗……班长傲然地说：“冲厕所的活儿你们在村里不是干惯了吗？”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，我冲上去举起拳头，我干过农活的手比他有份量……从此，班上阵营分明。期中考试，我们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……3个家伙，手里拿着刀闯进教室，我一边与他们厮打，一边喊：“去叫老师！”却没有一个人敢起来……“城乡对抗”开始消融，我的心里却有解不开的疙瘩……



拿着录取通知书、背负着行李和乡亲们沉甸甸的希望，我走出了生长十几年的小村庄。来到这个城市，有一丝兴奋，有一丝担忧，还有一丝胆怯。我的爷爷这辈子还没到过这么远的地方呢！我接到市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整个山村都轰动了：钱家出状元了，考到市里去了。

坐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，看着两边越来越繁华的街景，与我生长的小山村迥然不同，我心里有些惶恐。休息时，我不敢下车，我抱住我的行李，也不敢去问那些在汽车下兜售吃食的小贩，怕我的口音让他们瞧不起。我就吃临行前妈妈给我准备的鸡蛋和榨菜。

我一次一次地摸胸前那块凸起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人一年从地里刨出来的收入。汽车渐渐驶进了城市，第一次看见这么宽阔的马路，这么多车和人，马路旁商店酒楼林立，我掏出录取通知书：这就是我进入城市的门票吗？

从长途汽车站出来，我就真真切切地踏上城市的土地了。啊，这里和我的小山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这里喧闹、繁华、有无数的梦想和希望，令人心跳和激动。

我按通知书上的说明搭上2路公共汽车，车上很挤，我紧紧地护住胸前和手中的行李。“离我远点！”一抬头，旁边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张开涂着口红的大口正对着我说，厌恶地用手拍刚才和我的衣服接触过的手臂，我的脸腾地热了。我的衣服是干干净净的，而且这么挤的车，我没法再往旁边挪一步。我环顾四周，我的蓝布衣服和行李在一堆五颜六色鲜亮的衣裙中格



格不入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身体。

这点小小的不快没有影响我的心情。走进校园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校园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平整的篮球场上鲜明地画着界线，一排排的树，花坛里的花也是精心摆设的。这么多的教学楼，只在电视里见过。透过一楼宽大明亮的窗户，我看见教室里的桌椅整整齐齐，光亮可鉴。还有阅览室，里面有那么多的书，怎么看得完呢？

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学习了，比起我以前的小山里的学校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是我连想也没敢想的环境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辜负爸爸妈妈的希望。摸着一楼教室的窗户，我暗暗地下决心。

和我一个宿舍的同学都是从四面八方的小山村里来的，我们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，我们的父母兄弟都还在烈日下的土地上流汗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，我们都对城市有自己的看法。

我给宿舍排了值日表，虽然我的年龄不是最大的，但我的热心助人和周密安排很快树立了我的威信。我鼓励大家，也鼓励我自己：“我们都是农民的子弟，能来这里上学很不容易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互相帮助。”六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我感到了希望和力量。

第一天走进教室，我就感到了班上的气氛。来自城市的同学和我们泾渭分明，他们的衣着谈吐都和我们不一样。他们凑在一起有说有笑，进进出出也昂着头，正眼也不看我们。虽然老师说我们是一个集体，以后就是一个家，但我看出他们眼神里的话：“土包子，坐到这里真是撞了大运了。”

他们看着我们，仿佛我们是非法闯入这里的人。而相比他们的活跃，我们来自农村的十二个同学则显得木讷而沉默。我们分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不敢去搭腔，有的人还勾着头。



我心里着急，中午回宿舍吃饭时，我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有的人情绪明显低落了。我给大家鼓劲：“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成绩考来的，我们的考分比他们还要高。现在，我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我们不必自卑，大大方方地和他们交往。”

我自己这么说，心里也有点发虚。下午，我主动和我的同桌——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女生说话，我鼓足了勇气问她：“你家离学校远吗？”她没想到我会开口，看着我，淡淡地说：“还可以。”说完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“你的文具盒很好看。”我真心地夸奖。“这是香港的”。她的语气依然很平淡，但掩饰不住傲气，说话的时候，斜了一眼我的文具盒，我那个从小学开始用的破旧的铁皮文具盒。我再也说不出什么了。

以后的日了里，班上自然分出了三六九等，家境最好的，父母当官的，一般的，最下面就是我们十二个农村子弟。在原来的生活环境中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，虽然教学条件很差，但同学们都像一家人一样。记得有一次下雨，我们的教室漏水，大家只能挤在一边上上课。我们5个人坐在一条长凳子上，手挽着手，相互紧贴着，一动不动地听老师讲课。而在这里，人好像有了贵贱之分。

我们初始的兴奋渐渐黯淡下来，我给大家鼓劲，可是我自己也觉得灰心。我的左脸接近下颌的地方有一块铜钱大的疤，那是小时候在火边玩被烫伤的。那时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妈妈因为超生被罚款，爸爸背石头又扭了腰。开始是一块很小的疤，可是没有药，就用一张菜叶贴在脸上。后来化脓、溃烂、发高烧，我整整半个月不能张嘴。算我命大挺过来了，却留下了这么一块疤。原来在村子里没觉得什么，现在更觉得自渐形秽，进教室时更显气短。

老师也有点偏心，指定临时班干部时，全部都是城市里的